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淞隱漫錄 薊素秋-吳江

薊素秋，素居吳江之梨花里。父固名秀才，家亦素封。女生八月而母亡，祖母撫育之。少即慧警，善承色笑，父奇愛之，不啻掌上珍。教之識字，敏捷異常，年□二三，已嫻吟詠。女父偶以閏七夕命題，女立口占一絕云：填橋靈鵲駕長虹，兩度團圓一歲中。

前月涼風今月雨，想應灑淚話重逢。

女父笑曰：「詩雖未佳，尚有思致。」自此日課作詩，居然成集，曰《浮黛》，曰《儂碧》，曰《夢蘅》，曰《紉蘭》，皆女自命名，刺繡餘工更習填詞，見者無不稱妙，曰：「詩詞清麗，可為《返生香》之繼聲，而步葉小鸞後塵矣。」富家巨族有問名者，輒苛其選，以是年近破瓜，尚待字也。無何，女父以猝病死，身後無子，嗣續猶虛。宗族中有覬覦其資產者，為立遠房姪輩以承其祧，於是田屋悉歸嗣子，女所有惟內闔箱篋而已。女亦不以介意，出父生時服玩，悉陳於庭，告族人曰：「衣服畀兄，物玩暫儲我所，留作他日佈施高僧，藉資功德。」族人咸曰：「善。」

一日，女祖母以有事返其家，家固在閩閩城畔，朝發而夕至。去未三日，忽一老嫗扁舟而來，謂將迎女赴蘇，言女祖母驟患中風，口不能語，特邀往一永訣耳。女此時心焉俱碎，惟知痛哭，不及詳詢，匆促束裝，即隨之行。行兩日，猶未至。女急問嫗。嫗偽托舟子言，以阻風對。顧舟行甚駛，所經之處，岸上人聲漸作浙音。女知為所給，特不知何人設此坑阱。女固默，不露聲色，靜以待之。既抵杭郡，喚肩輿與女登岸。女詢與人此為何處。曰：「杭州松木場也。」女哭詈嫗曰：「我以省祖母疾至蘇州，故遣汝來迎，今何為而至此？」在舟推胸大號，淚珠下墮，襟袖盡濕。東船西舫，半為進香天竺者，聞聲畢集。有李家嫗者，亦蘇鄉人，與女家略有葭莩親，詢女顛末，曰：「嫗之行誘騙無疑；特此謀非一人所能獨為。」將呼眾縛嫗而解於官。嫗自訴謀非己出，乃嗣子賄彼為之，意將女鬻諸勾欄中也。眾謂嗣子當必同來。嫗曰：「渠實不在此間，但托族人代謀之耳。」眾曰：「嫗亦非善類，勿令其逸。」顧嫗早已乘間脫身去。李嫗謂女曰：「余住同里，與汝居僅隔一衣帶水。茲不過酬願至此，□日即返。不如偕我同詣戚串家，暫作盤桓，然後送汝歸。汝意何如？」女至此進退均難自主，幸得李嫗，如逾骨肉，遂應曰：「諾。」

嫗戚屋瀕湖□，一葦可杭，雖竹籬茅舍，而蕭蕭清幽，如隔軟紅□丈。女心甚喜之。嫗晨出晚歸，往詣各廟焚香，留女獨在。女時或徘徊園內，時或徙倚門前。偶一日在籬畔採花，俯見玉簪一叢，顏色鮮異，不覺心有所觸，手拈粉朵，且嗅且吟。驟舉首，瞥睹一人，昂然立於籬外，籬高僅及其肩，虬髯闊額，形貌雄奇，目注女不轉瞬，並歎曰：「可兒，可兒！『天涯何處無芳草』，誠然哉！」女若不聞也者，亟趨而入，即闔其扉。時女已寄信至家，女祖母約飛來迎矣。是夕，忽有秉炬排闥入者，索女甚急。女於燈下已辨盜容，蓋即日間籬角偷覷人也。女知專為己來，殼棘萬狀，一時無可避匿，蟬伏牀下，竟為盜所搜得，負女於背，其去若飛，群盜從之。近鄰聞警出追，盜蹤已遠。嫗戚家搶攘終夜，翌晨遍視室中，俱無所失，乃以湖盜劫女控官。群以盜之此來真咄咄怪事，方共歎詫，而女之祖母已自金閩來，得耗，痛哭萬端，然亦無可如何，惟日涉縣庭，求官捕緝。久之，捕役亦懈，消息終杳。

越數月，女忽偕一少年官人回里，車馬喧闐，行李赫，縛而載之後車者，一嫗三舟子。入門見嗣子，即號哭曰：「汝陷我不淺哉！」嗣子見之奪氣，潛自亡去。女祖母見女歸來，悲喜交集。女為述前後情事，咸稱天佑。先是，女被盜劫，行未數里，即置之一葉小舟，蕩乎中流。女欲躍身入水，則兩手如繫。仰視天空，月光如畫。左右有兩盜夾持之，年並□六七，眉目姣好，諦觀之，耳帶金■、手籠玉釧，兩足峭如菱角，固女盜也，懼為少紓。兩女盜交口勸女曰：「請姊緩須臾勿死，當代姊謀出此陷坑。我兩人為盜設計羅致，今日被其驅遣，心非得已。惟盜立法甚嚴，姊若死，我輩亦不能生耳。」正言間，舟已傍岸。兩人扶女同登，遙指數□武外茅屋中隱隱有燈火，曰：「此即盜居也。姊今夜宿此，明日又不知在何處。我兩人當始終伴姊，得間即偕姊同逸耳。」女弗測其心真偽，但首領之。既至，叩門，門啟。門以內巨犬數□頭，皆高三四尺，茸耳修尾，狀殊雄偉。兩女告女曰：「此靈獒也，出獵所用，能嗅地跡獸所在，又能嗅人氣辨善惡。惟見我輩搖尾乞憐，則殊馴擾耳。」女入室少憩，忽傳盜首已往錢唐江圖劫官舶，需三四日可歸也。兩女共為女慶。

逾兩日，女方臨鏡理妝，猝有一人闖然入女室，略睨之，翩翩美少年也，竟坐女旁，笑謂女曰：「我觀卿非小家碧玉者流，何不速自裁決？必坐待污辱，恐此時生死俱難矣。」女初見其入也，微有愠色，及聞斯語，愾然改容，即起向生斂衽再拜曰：「當如君教。」即拔牀頭鴛鴦劍引頸自刎。生急止之曰：「卿志可嘉，我已知之矣。余為探盜藪來此，今已盡得其底蘊，滅之殊易易。惟守戶巨獒，實難盡斃。余特制肉包數百顆於此，卿可與兩女子朝夕撫弄此犬，既狎而飼之，數日以後，納毒物於中，乃可悉殲也。」女如其言，果驗。犬共三□六頭，數之，猶缺其一，不知何時逸去。生謂女曰：「盜首往劫官舶，至今未歸，必逢勁敵無疑矣。余聞閩中鄭軍門擬不日江而下，今之官舶，得毋是歟？軍門前為某大帥麾下健兒，夙稱好身手。雖非盜首匹，然遇之亦必受創。余欲往招官軍來，即乘此際除之，計亦良得。特慮置卿而去，盜歸，卿必不免；欲偕卿行，盜黨耳目甚眾，恐難脫身。余力能踏壁凌空，超越層簷，如履平地。即欲效鍾建之負季半，懼為卿所弗許；無已，以夜遁，何如？苟拘小嫌而妨大節，當非智慧女子之所出也。」女曰：「君誠能拔余火坑，此所謂生死人而肉白骨也，敢不惟命是聽。惟余與兩女子聚處已久，稔其素志，曷不並拯之出？」生笑曰：「此兩女留以為內應者，卿勿輕覷之，皆萬人敵也。」及夕，生覓一艇至，令女危坐其中，生自蕩槳，駛若掣電，不一刻已抵村落。生寄女於相識者家，曰：「擒盜後乃來迎卿也。」

時城中方喧傳官舶被劫，軍門傷右臂，勢瀕危，捕騎四出，未得端緒。生自詣大憲所，謂已知盜巢穴所在，但選壯士百人，偕參游率之同往，即可立為擒致。大憲即遣某參戎偕生行。舟甫近岸而盜船亦還，船中捆載累累，皆軍門物也。參戎立發槍擬盜首，余舟亦轟然環擊，鉛丸如雨墜，盜首以刀撥之，悉墮水中。生躍登盜舟，出袖中鐵椎碎盜首，立殞，群盜覓水而逃。參戎捨舟登陸，握刀督眾入盜屋。方指揮間，一犬從屋頂躍下，銜其首去。三盜婦從門左奔出，短兵相接，驟若風雨，壯士盡為辟易。一女子舞長劍，白光如匹練，頃刻間，但見頭顱亂滾若瓜。生奮然以鐵椎抵之。相持正急，忽兩女子突前，以鐵□數丈，其粗若臂，橫截於地，各舉一端曳之，三盜婦顛，立斃生鐵椎下，顧舞劍女子縱橫揮霍，其進益猛，其鋒愈銳，劍著鐵，悉寸寸斷，兩鐵相擊，火光迸裂。生回視參戎屍，猶僵立不僕，劍光愈逼，退至其側，突見頸血直衝，射注女子面殆滿，生伺隙驟進，兩女子舉匕首飛擲之，中其目，乃就擒。是役也，壯士死者逾半，其存者非折足即斷手，非耳即剝鼻，無一完人。盜窟中金銀貨物山積，以船數□艘運之，猶不能盡。乃火其廬，還報大憲。大憲賞以官，不受，歸告堂上，以禮聘女成伉儷焉。兩女子亦備妾媵列。嫗及舟子獲諸中途，至是以迎養祖母故返里焉。